

强子的母亲去世后，父亲显得异常孤独，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。

父亲性格内向，无甚特殊爱好。他不吸烟、不喝酒，也不爱打麻将，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个不合群的倔老头。

看着他经常对着窗外发呆，倒让强子更加担心起来。尽管强子时常抽时间陪陪父亲，可老人家却依旧很少说话，像是有心事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。不是同龄人，永远难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。

这样下去怕是会憋出毛病吧？

强子把烦恼说给朋友听。朋友笑了，说：“我给你出一个招，你可以试试教他上网。现在有很多老老年人都上网，毕竟网上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可以聊天，也可以打游戏，分散一下老人的注意力，也帮你分担点儿压力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

强子想想也是。

于是，强子特意从电脑城购置了一台电脑，配置都是当时最好的，为了父亲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强子把电脑放在父亲的卧室里，并且教会了他简单的上网常识，还帮他申请了QQ号。

从此，父亲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，精神上也有了寄托，并且他的电脑学

## 世间万象

# 陪伴

刘洪文

得还挺快。茶余饭后，常见他上网聊会儿天，更多的时间则是玩一款“偷菜”的游戏。

这款小游戏很有意思，用户在里面扮演一个农场的农场主，在自己农场里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。可以播种，可以浇水和施肥，也可以去邻居家“偷菜”。

常陪父亲玩的人QQ头像是个老太太，看样子他们的年龄相仿。这真的让强子轻松了许多。因为父亲总算有的玩了，并且还有人陪伴了。强子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了。

强子偶尔调侃父亲两句。他说：“这回有老太太陪你玩了，该高兴了吧？”

父亲微微一笑，既不解释，也不多言。

强子偷偷看过父亲和那个老太太的聊天记录，无非是一些打听身体情况和子女状况的小事，有一搭没一搭

的，在强子看来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，可他们却似乎很聊得来。因为打字受速度限制，表情符号倒是用了很多。

强子暗笑他们的无知，不擅长打字就聊表情。这可真是老小孩、小小孩，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没法理解他们的真正想法。

有一段日子，对方的老太太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忽然很少来上线，发消息也不回。

父亲变得焦灼起来，有些心神不宁，跟强子说话时也常心不在焉。

了解情况后，强子安慰他：“也许是对方最近有什么事吧？或许是出远门了也说不定，等有一时间她也许就会来上线了！不用担心。”

果然不出强子所料，半个月后，对方的QQ头像又亮了起来，似乎聊天时的输入速度也比以前快了，总之是游戏照打，一切如常……

强子就这样又悠然地过了大半年，直到父亲病重住院。

父亲得的是不治之症，发现时已是晚期。强子本想瞒着父亲，可被医生说漏了嘴，本以为老人会在意，可让强子没想到的是他很淡定，坦然接受了现实。父亲说：“人活百岁，终究难免一死，和你母亲比起来，我已经算是长寿了，多活了这么多年，可以了……”

在住院的日子，是强子陪父亲最多的时光，也是强子最为珍惜的日子。

看看时日无多，父亲把强子叫到床前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替我……转告对方……我不能……再陪着她了……”

父亲走了以后，强子处理完后事，第一时间打开电脑，联系了对方。简要地说明情况后，强子告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。

没想到，对方很快回复道：“其实，家母半年前就已经去世了……”

强子的心忽然一动，泪水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油然而生。

那之后，父亲的QQ和那个QQ号一直在强子的QQ里亮着。强子建了一个老年人活动群，大家在群里玩得很开心，聊天、放松、打游戏，两位老人的头像就这么一直保留着……

## 凡人心迹

# 低头捡拾的时光

章铜胜

一个人散步时，看看周围的风景之外，也喜欢低头看看脚下。有时也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，随手捡拾起来的一些小东西，会觉得很有趣。

在凤凰山下，沿小河边的那条路，是我常去散步的一条路。河边是树龄在四五十年的枫杨。树老了，各自经历的风雨不同，便各有形态，尤其是枫杨，干和枝都比较脆，在大风中容易折断，就更好看了。在河边散步时，常会放慢脚步，抬头看看那些枫杨树，低头看看脚下的路。枫杨落叶早，在枫杨树下，一地枫杨的落叶，让人最早感知秋天的到来。枫杨树是发芽较早的树，不是一棵树在春天萌发得早，在秋天就会早一点落叶呢？也不一定，柳树发芽早，落叶也迟，枫杨却不一样。夏末，我在枫杨树下捡拾起一枝枫杨的羽状复叶时，它已经变得金黄了。我拿在手里，慢慢地走着，枫杨的黄叶一片片地从那枝叶柄上掉下来，飘然落在地上。我低头捡拾起来的，原来是一段不堪捡拾的时光，它属于那棵枫杨树，也属于我手中的那枝枫杨的金黄色羽状复叶。时光匆匆，又怎堪捡拾呢？

在河边的树下，于枫杨的落叶间，还只见过一只落在地上的蝉。人捡起那只蝉，忽然感觉树上的蝉声稀了，不如盛夏时的吵闹、稠密。那只蝉拿在手里，轻飘飘的，像是被风干了一般，它的蝉翼微张，头部还是深紫芥色的，有蜡质，摸上去，很光滑。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蝉，没有什么用处，我把它放在了树下，感觉自己低头捡拾起来，又悄然放下的，是一只蝉的夏日时光。

发现那只蝴蝶时，它正停在修剪成圆球的红叶石楠上，我远远地看着它，黑色的翅上，分布着一些黄色的点状花纹，很好看。我看了一会儿，朝它走近了

## 生活感悟

# “云”过父亲节

魏益君

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工作，赶上工作繁忙，很难聚齐到乡下给老爹过父亲节。自从有了家庭微信群，父亲节就过出了新花样。特别2020年的父亲节，因为疫情原因，我们都不能回去，而“云上”的父亲节，却别开生面，亲情浓郁。

那天小妹出主意，说父亲节既然回不了乡下，就在群里每人给父亲发个专包吧，并说出发这个专包的理由和故事。

那天父亲节晚上，我们“云上”聚齐，父亲乐呵呵地点开我发的红包，戏谑地问我：“老大，你们兄妹当中，顶数你有权，为啥只给我发了十一块？”

我说：“爹，您还记得那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吗？”我开始讲起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故事。

那年我当兵在部队，训练时不小心摔伤，小腿骨折。谁知住院无聊时就写信把这事告诉给了家里。父亲接到信放心不下，拿着信封就来到我当兵的那座城市。可到了车站下车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信封了，部队的代号也没有记住。正是国庆节当天，车站里人流不断，父亲就在车站打听部队，可那座城市驻军有好几个呢，怎么也问不出个头绪。

天黑下来了，父亲依然四顾茫然。最后父亲不得不走进候车大厅蹲了一宿。第二天，望着那个偌大的城市，父亲哭了。那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，在通讯极其落后的年代，就是靠着一个地址找人的，可父亲丢失了信封，也没有记住地址。

就在父亲不吃不喝，几乎绝望的时候，碰上了一个探亲归队的战士。父亲喜出望外，追着那个战士询问。可巧，那个战士和我同一个部队。当那个战士说



制陶 盛思 摄

## 心香一瓣

# 父亲

聂浩

凌晨四点，我和父亲匆匆起床，我骑着摩托车载着父亲往车站方向驶去。天下着大雾，路灯发出微弱的光，路旁树影模糊。

坐上车子，一路颠簸，上班前我们赶到了省立医院。我忙着办理挂号、缴费、取号等手续。偌大的医院大厅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。我来回奔忙，父亲身体受不了，只好在一个拐角蹲着等候。

这几年，由于年事已高，父亲身上的疾病越来越多，帕金森和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病魔困扰着他。左手抖得厉害，头晕，右腿疲软，行走越来越困难。年前到市医院检查，做核磁共振时，又查出脑部有一个2到3厘米的肿瘤。虽然医生说是良性的，全家人还是陷入恐慌之中。当时我们商量的结果是，趁年前家人人手，到省城好些的医院，把手术做了，过年也好放心。可父亲坚决不愿意，说是年前时间太紧，暂时没什么，等年后再说，大家也只能同意。

后来听母亲说，父亲考虑的是，自己已年近八十，真要动手术，还不知是死是活，要是有个万一，一家人年都过不好了，还是先让全家人过个安心年再说。

我们挂号的神经外科在三楼，乘电梯时父亲步履迟缓，身体左右摇摆，我在旁边紧扶着他，生怕他一不小心摔倒。联想到这一年来，母亲几次提起，说他平时自己连衣服扣子都扣不上了，吃饭时饭菜会撒一地。他几次上近处的菜市场买菜，中途腿疼得不能再走，头也晕得厉害，只好就势呆在那儿，打电话叫人去接。我感觉以前那个强壮而坚强的父亲正逐渐离我而去。

父亲13岁爷爷去世，他作为长子不得不和奶奶一起开始挑起一家5口人生活的重担，当时最小的老叔才3岁。干农活，当会计，直到后来当

元贵家房子卖了，老两口要搬到城里儿子家去了。这个消息在娄房村不胫而走，大家都无不羡慕地说，元贵儿子不光有钱而且还孝敬，老两口早该去享清福了。

说到搬家，老两口这也就是最后一步棋了。

虽然儿子儿媳一直叫他们进城，但他们不习惯城里生活，说啥也不同意，毕竟在小孤山农村生活了几十年，故土难离。可这几年不行了，元贵因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，小腿越来越麻木了，几乎干不了农活。儿子说，都这个状态了，再不搬家，这不叫邻居笑话掉吗？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买个药都得求人。无奈，老两口只能下定决心，搬家！

元贵家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天天三三两两的有人来，一是来唠唠嗑，乡里乡亲几十年的，的确有些不舍，二是来看看能不能淘点家里能用得上的东西。元贵老婆是个爽快人，“我们用不上的，拿不走的，你们看啥好拿啥啊！”锄头、铁锹和簸箕之类就白送了，磨面机、铡草机和电动自行车都是给点钱就卖了。大家也是乐呵呵地选着自己需要的物件。

后院的马婶也来了，她看好了元贵的铁苞米仓子。她还真有眼光，苞米仓子的四个腿是加厚铁管做的，四壁的网眼很密实。说到价

## 岁月留痕

# 搬家

王维钢

钱，元贵老婆有些不高兴了，她说：“她婶子，这哪能要你的钱，去年你元贵哥农药中毒，幸亏你们两口找车去医院，否则他的老命早就见阎王爷了。俺欠你多大个人情啊！苞米仓子再要你的钱，这不是打我脸吗？”马婶有些不好意思了。“看你，邻里邻居的，谁用不着谁啊！俺也是经常上你家借这借那的，再说，你这一走，我们打麻将还三缺一了。不过去了城也好，这样孩子就不用城里农村两头跑了。”元贵老婆望着苞米仓子动情地说：“是啊，孩子每年都回来帮着收秋，每次就像扒了一层皮，总是叨叨赶紧搬家。可俺真舍不得这土地，这房子，还有你们这些邻居。到了城里除了孩子，再哪有认识的人呢？”马婶看元贵老婆眼睛有些湿润了，赶紧转移了话题，“老嫂子，习惯就好了。我想去，还没人要呢！”两人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房西头，元贵正在叮嘱来买牛的二宝。

一点，它没有动，再近一点，它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在靠近。当我向它伸出手去的时候，它依然没有动，在我的手将要触到它的一瞬间，快速地收了回来，我知道那只蝴蝶死了，在红叶石楠碎白的花间。我只是站在旁边看了看一只在花间死去的蝴蝶，或许它只是累了，停在那儿休息一会儿。属于一只蝴蝶的最美好的时光，一定是在花丛之间，一定是在它飞舞的翅上。也许遇见了，就应该被我们收藏、珍惜。

想起自己曾经低头捡拾的一些时光，现在想来，仍然快乐如初。彼时，收割麦子，是依靠人工的，麦收后，地里总会遗留一些麦穗。周末，或是放学后，我们会沿着麦收后的麦垄走，边走边捡拾麦穗，有时能捡到一大把，运气好时，能捡到一小捆，那是可以回家向父母邀功的。每从地上捡拾起一根麦穗，都会让我们开心不已。我们捡拾起麦穗，也捡拾起一些快乐的时光，那是当时的快乐，也是日后回想起来的快乐，如此简单，却又如此恒久。

收过的山芋地和花生地里，也会有一些未收尽的山芋、花生。周末背上一把锄头，拎着一个竹篮，便去山芋地、花生地里碰运气了。已经挖过的山芋地，土很松，锄头轻轻一挖便能翻过来，山芋都是藏在土里的。花生叶不会去挖，只是随意看看，见到花生就捡起来。收过花生地，一般不急于秋种，一场雨后，遗留在地里的花生便萌芽了，看着地垄上鼓起一小块，或是裂开了一点，用脚一踢，就能找出嫩白的花生芽来。花生芽雪白、脆嫩、微甜，放点红椒，素油清炒，便鲜甜无比。在不同的年纪里，我们低头捡拾起来的，是不同的快乐，也是不同的时光所赐予我们的种种美好。

出自己部队的代号，父亲一下子就记起来了。

父亲来到部队时，我已经出院。当看到蓬头垢面，背着一袋家乡土特产的父亲时，我一下子哭了。父亲也擦着眼睛说：“都怪爹不小心，弄丢了信封，还记性不好，要不昨天就到了。”

尽管父亲一脑袋瓜倒出了许多好吃的，想到父亲不吃不喝，蹲宿车站的情景，我怎么也无法下咽。

我讲完了，父亲埋着头嘿嘿笑起来：“那时候要有这么一部手机就好了！”

父亲接下来问二弟：“你发三百怎么讲？”

二弟说：“您忘了，那年我报名学习厨师，眼瞅着报到的日期临近了，三百元钱的学费就因为咱家穷，您跑遍了亲戚也没有借够。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，您突然回家说钱凑够了。后来我才知道您为了我上学，偷偷到医院卖了一次血。这三百元钱我永远都不会忘的！”

二弟讲完，群里短暂的沉默。还是父亲打破寂静，笑嘻嘻催着三弟发红包。三弟发了五百的红包，也说了发红包五百专包的理由。父亲听着就憨憨地笑：“这不都是当爹的应该做的吗，你们还有心都记着！”

继而，父亲又问小妹：“那你发一千一怎么讲啊！”

小妹就露出了灿烂的笑脸，说：“爹，您一直最疼我了，好吃好喝的都疼着我。我现在虽然出嫁，离您远了，但咱父女的感情没远，一心一意，始终如一啊！”

父亲听着，幸福地笑着说：“行，这些钱我都留着，等你们春节回来，我使劲买好吃的！”

二宝牵着牛走了，元贵看着牛棚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他流了眼泪，像失去了多年的朋友，心里怪难受的。他也不知这个“朋友”今后的命运会如何。

搬家的头天晚上，老两口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，就唠开嗑了。元贵说，老嫂子，你说有句话叫叶落归根，我们这是把根丢了，叶还飘走了！老婆叹了口气，说，你可别感慨了，就你墨水多。天道变了，现在是孩子在哪儿家在哪儿，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！

第二天搬家时，来了不少邻居，大家你一件我一件的，不大一会儿就装完车。上车时，元贵老婆望着大家说：“以后有机会俺还会回来看看大伙的，现在交通也方便，你们要是进城了，给俺打电话啊！”她还是没能抑制住情绪，哭了。马婶见状，心里也酸溜溜的，她一边打开车门一边说：“老嫂子，天不早了，还下着雪，赶紧上车吧！”

司机按响了喇叭声，汽车缓缓前行，渐渐地离老房子越来越远。元贵老两口依然不舍这片洒过汗水的土地，这座充满温情的房子，还有这里弥漫着的浓浓乡情。他们知道，从明天起，太阳将从城里的东方升起。

## 往事随想

# 红旗，红旗

李良旭

1943年，父亲在新四军第七师任骑兵排排长。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，新四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，打得敌人丢盔弃甲，溃不成军。

父亲至今还保存着当时他们新四军的一面红旗。这面红旗，父亲看得无比珍贵，一直珍藏着。这面红旗的上面，还残存着斑斑血渍和弹药烧焦的痕迹。父亲说，为了保护这面红旗，曾牺牲了许多新四军战士宝贵的生命，看到这面红旗，新四军战士就会冲锋陷阵，奋勇杀敌；红旗就是号角，红旗就是胜利，红旗就是使命。

每当“七·一”党的生日来临之际，父亲就会将这面红旗拿出来，对我们子女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。那些故事，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，伴随着我们一步步成长起来……

父亲说道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为了保护这面红旗，有个名叫王大森的人，不幸英勇牺牲，年仅18岁。王大森16岁就参加了新四军。在战斗中，王大森英勇顽强，奋勇杀敌，他立下了赫赫战功。

有个名叫陈东水的人，是一名山东汉子，他身体壮硕，身背一把三尺多长的大刀。他挥舞起大刀来，像一阵寒风“嗖嗖”地刮过来，人称“陈大刀”。一次，“陈大刀”与战友们袭击一座鬼子的炮楼。他抡起大刀左砍又劈，敌人倒下一大片。突然，他看到一个鬼子端枪正要向高举红旗的新四军战士射击，他飞身跃起，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了飞来的子弹……

他是一名红旗手。新四军解放了他的家乡后，他就跑到新四军队部，要求参加新四军。首长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，我叫“放牛娃。”首长看到他个子矮小、瘦弱，就交给了他一面红旗，让他当一名红旗手。他高兴极了，把那面红旗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像捧着个宝贝似的……

一次，在反“扫荡”战斗中，“红旗手”在部队发起进攻，高举红旗向前冲锋的时候，不幸中弹牺牲。牺牲时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将红旗矗立在地面上，双手紧紧地攥住旗杆，鲜血染红了红旗下地面上的泥土……直到牺牲，大伙也不知道他真实姓名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他叫“红旗手”。

……

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来临之际，父亲和他的几个老战友，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冀无烈士陵园。他们手捧着那面被鲜血染红的红旗，向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无名烈士默哀、敬礼。大山无语，清风阵阵。空谷间，人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面面鲜艳的红旗，那一面面红旗，在迎风招展，猎猎作响，指引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……

## 凡尘一瞥

# 无情的石头

赵向辉

因为昨晚刚下过大雨，赵师傅修自行车的摊位前积了一大汪水，每次汽车或者电动车经过，脏水都被溅起来老高，有时还溅湿来修车的顾客。由于没有清扫工具，赵师傅搬来一大块带湿混凝土的建筑垃圾，像块大石头，放在那里提醒过路车辆绕行，效果很好。

临近中午，我正在修自行车，一辆轿车开过来，没有绕行，直接就骑在了大石头上。司机是个小伙子，下车看了看，石头正好顶在右前轮内侧，用手搬，拿脚踹，怎么鼓捣也出不来。

小伙子上车，慢慢前挪，石头跟着走，慢慢后移，还跟着走，好像赖上了一样。小伙子再下车，再搬，再踹，石头就是不出来。小伙子开始挠头了，皱着眉，看看天，没有什么好办法。

我说：“不行慢慢开吧，把它带到一个地势低的地方就好出来了。”小伙子说：“不行，万一顶坏了底盘什么地方，事儿就大了。”我又说：“不行找个千斤顶，把车顶起来。”小伙子说：“我车上正好没有，旁边谁有啊，我去找找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小伙子回来了，无奈地说：“都没有那玩意儿。”赵师傅说：“这样吧，找一块小点的砖头，垫在车轮前，开上去停车刹住，就能取出那块大石头了。”小伙子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，便去找砖头。我也觉得有道理，便决定帮他看着位置。

小伙子抱着一块比车底下那块小不了多少的石头回来了。赵师傅说：“有点大，最好是一块砖头，这个怕是车轮轧不上去。”我也说：“没平面儿，就算轧上去，也不敢说正好停在那上面啊。”小伙子说：“实在找不到小的，试试吧，我是老司机了，技术还行。”我心说，老司机了还骑石头上，骗谁呢？

他把石头垫好，发动汽车，头一下加油门没上去，第二下加油门上去了，我喊停，他没停住，车轮轧过了石头。也就是说，第二块石头也进到车底下了，而且，因为没在水坑里，比第一块石头显得还高，直接顶死了。再发动汽车，前轮只是空转，小伙子彻底无语了。

赵师傅说：“叫几个人帮你抬一下吧，没准儿能行。”小伙子说：“那敢情好，多谢师傅了！”于是，赵师傅向左右店铺招呼了几嗓子：“来帮忙啊！来帮忙啊！”来了四个老哥们儿。加上我和赵师傅，六个人喊着号子，一下就把车抬起来了。小伙子跪在地上把两块石头滚出来后，我们才放下，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的。

小伙子说：“谢谢各位！”我们都说：“不客气。”

小伙子打开车门，里面传出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：“真是笨死了，好大吗？”

我们像是被施了定身法，赵师傅脑门上的青筋更是突突地直蹦，骂了一句：“什么破石头。”